新民艺评

博物馆拒绝自媒体研学团之后

◆ 朱光

自故宫始，国博、上博以及全国其他省级博物馆正在或已经出台新规——向自媒体、研学团等商业机构讲解活动说“不”。

此时，正值暑假博物馆学生游览高峰。一方面是嗷嗷待哺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是力求公平的公共资源，两者如何有序平衡？

先分析一下看起来“不”实则“对”的内因。

公众热爱博物馆是大好事。博物馆带来的璀璨中外文明确实吸引力大增。文旅融合的推进、传播力度的加强、展陈方式的创新、家国情怀的提升等，都大大增强了民众把“以物证史”付诸行动的期待——去博物馆亲眼见证历史、文化、智慧融于文物的美。毫无疑问，民众想成为观众，想了解自身的来路与去处的热情，远远高于以往几十年。文旅融合以来，城市微旅行、建筑可阅读等活动如火如荼。博物馆还成为景点、网红打卡点，具备“旅游”属性——当前旅游已经不分淡旺季，只有旺季和暑假“旺旺季”。加之，“再小的个体，也自己有品牌”的社交媒体，首选“美而免费”的公共文化场馆，自然而然形成自拍忏林立、研学团接踵的盛况。

然后，具体分析一下博物院、博物馆对自媒体和研学团说不，体现出的三对矛盾。

一、观众人数众多与公共文化空间承载力的矛盾。

二、公共文化空间免费或公益价服务大众与商业机构借机牟利的矛盾。

三、倡导追求历史真实、严谨治学的态度与当前浮光掠影、自拍炫“美”不求实的矛盾。

第一个矛盾没有一锤定音的有效解决方案——正如国际大都市在高峰时期会堵车；卢浮宫、布达拉宫任何时候预约都很难一样。有魅力就是招人呐！从官方角度而言，他们考虑的是如果每平方米超过1个人（这个数字只可能降不可能升）。同时，文物都“脆弱”，出来“晒”完，还要回去“休养生息”。再算上国际惯例——每周一博物馆、剧院等休息，确实，文物与观众见面的时间并非“年中无休”。因而，预约是当前最合理的方案。

第二个矛盾，是当前正在探索、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博物馆等公共文化空间，不能进行商业运营是法律规定。正因为公共文化空间是面向公众开放的免费或低于市场价收费的场所，因而不能用于商业用途，否则会打破市场平衡。这也是博物馆隐忍多时，终于向研学团等商业机构说不的法律依据。但是，为了向始终处于“满员”状态的观众个体提供匹配的服务，博物馆也与国际接轨，以特展收取低于市场价门票、增开夜场，以及开发相关文创产品的方式，让购票观众体验尽量舒适，还可以“把博物馆带回家”。当前，正处于探索公共文化空间适当收费的过渡阶段。

第三个矛盾与第二个矛盾的“另一方”均包含自媒体、研学团。大部分自媒体未必都能为自己所作所为承担责任——“扮演”求“关注”、上“热搜”引流盈利的成分更高，这对于需要精确传播、精准传递的“史实”而言，很容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对于本身也具备教育传播功能的博物馆而言，肯定折损形象；而对于看了自媒体、参加研学团的大众而言，可能还不自知……就像是如今我们熟知的名言其实也都有下半句，不看全，误终身。

最后，结合实际谈解决方案。

一、市人大代表年初提出的《关于让学校工作日和寒暑假送学生去美术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空间体验“沉浸式美育课”的建议》已被采纳，旨在把中小学美育列入常态化课程，在工作日——公共文化空间相对人少的时段，以及寒暑假——即便人多，但是确保学校团体入场的方式，保证孩子的审美学习优先。市文旅局2月启动“社会大美育”就是以中华艺术宫的美术馆现场教学课的第一课为标志。为孩子导览的也都是艺术家、专家。

二、博物馆本身也要尽快推出由馆内专家为核心的高阶导览服务。博物馆当然是一个高端研究机构，同时也是一个零门槛教育展示平台。上博与新民晚报携手推出的上博讲坛、“美在博物馆”系列以融媒体方式推广、介绍上博藏品中的精品，以服务线上……在杜绝自媒体、研学团“乱入”博物馆、博物院之际，公共文化服务空间也应该“出品”内容更精准、形式更创新的公共文化推荐“产品”——如此，第二个矛盾也有了解决的突破口，供需之间至少有序对接，大家都会更心平一点，气和一点。

研学三万里，重要的还是内容设计

◆ 王弘治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从前是文人们自由不羁的理想，如今是假期中孩子们的研学生活。

家庭旅行的重要意义，本来就是让孩子去接触新鲜的世界，充实人生的见闻。2021年的暑假，我受邀担任“洛阳文学之旅”的研学导师，带着来自全国的小听众重温神都洛阳的诗韵文脉。相比于壮览山河的家庭旅行，专题的研学虽小而精，但主办方的“深耕细作”却提供了平时难得的体验。

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收获，相同之处是都在路上，跟古今那些有趣的灵魂“浪”在一起。司马迁二十岁壮游天下，青年杜甫追随偶像李白游历仙山遍采灵药，拜伦在地中海沿岸漂泊的两年成就一生的诗名……或许对孩子来说，成人的感触还不能打动他们的心灵，但也有在路上成长的孩子：在大河上下流浪的哈克·贝里·芬，和他同样“不安于室”的小伙伴汤姆·索耶，冒险是儿童人生成长的一班快船。

研学中，作为家长，要主动找到两代人一致的兴趣点。我有一块在河西走廊荒漠里发现的小陨石，放在书架上当小摆设。如今每到一处人烟罕至的歇脚处，女儿也会学着我的样子低着头，不放过脚下任何一块可疑的石头，她非常想找到一块属于自己的流星残片……当然，社交也是一次成功的研学带来的副产品，研学营地里，孩子很高兴能交结新朋友；在营地外，同来的家长们在一起分享出游的经验，大家交换微信纷纷相约来年组个新团……

研学最重要的是设计内容。研学不是游学，更不是旅游。对于研学产品，设计课程内容才是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最后才考虑景点的匹配。是根据课程内容来匹配景点，不是为了去景点而去景点。理性地说，研学不是游学，研学也不是夏令营。让孩子们通过这些天的课程学到什么东西，得到什么收获，这是研学产品的研发核心。但作为家长，除了旅行中的乐趣，其他的研学收获我并不想强求，我相信，出发就会有意外的惊喜。在旅途中，因为在洛阳街头发现了“冰粉”“凉粉”不同的小吃流派，孩子从此开启了在家自制夏日甜点的技能。离开洛阳，我们驱车沿着黄河来到韩城的司马迁墓，走在通往墓所的龙门山道上，我就有一种莫名的激动。而娃早在山脚下新修的广场景区就发现了她的专属乐趣，在那儿她看见吕后的雕像，手艺有点欠的雕像双手插腰，气呼呼的样子把女儿乐得直不起腰。在我趁热打铁给女儿讲完吕后和戚夫人的宫斗故事以后，她决意要把一只尖叫鸡的玩具从此命名为“鸡夫人”，并在接连几天的旅途里，总会生动地用“鸡夫人”当教具，复述我讲过的吕后和“人彘”的故事……

当年杜甫跟着高适、李白游历中原，他们每天也只是“痛饮狂歌空度日”。心无挂碍地在路上，让所有新鲜的生活扑面而来，趁着这个天天陪伴的机会，再给孩子灌输一下“天生我材必有用”，顺便再弥补一下自己小时候没能玩遍大好山川的缺憾……这样的假期研学难道不香么？

怪 咖

林距离

◆ 林明杰

今年欧洲多个时尚秀场上，出现了一个怪咖——他坐在观众席上，却比走秀的模特更引人注目。他时而把自己打扮成一桌菜；时而化身从头到脚披满白色长毛、脸都看不见的“雪妖”；时而穿着一身肌肉西装，边看秀边吃蛋白粉；时而又成了秀场上拎着水桶拖把的妖艳清洁工；他甚至把床和枕头被子当作衣服“穿”在身上，坐在秀场观众席第一排敷面膜，打瞌睡……

他叫汤米·卡什（Tommy Cash），来自爱沙尼亚的行为艺术家、歌手、时尚设计师。他如此作天作地，却没被秀场赶出去，还被奉为上宾。因为他足够“怪”。

“哦，我明白了！在信息传播时代，足够‘怪’就意味着流量，对不对？”

对，也不完全对。

我们先不要把“怪”作褒义或贬义的理解。从字面来看，“怪”是反常态，也是与众不同。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信息传播技术越来越发达，乃至于人们会对信息产生麻木——那么，与众不同的反常态信息往往更容易获得关注。我们反观上世纪以来的世界艺术，是不是变得越来越“怪”？其他许多重要的道理暂且不表，有一个道理往往被艺术史家忽视，那就是这个时代信息传播技术越来越发达。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是也。

多年前，我在英国佳士得拍卖行看现代艺术拍卖专场预展，这个专场几乎囊括了西方现代艺术史的所有大名家作品。米罗的一幅作品抢了所有人的风头。我平时对米罗并不太佩服，觉得缺乏“高级感”。但那天看到的作品很奇特，几乎就是一个大的黑圆圈跟一个小的红圆圈的组合，视觉冲击力完胜更具“高级感”的莫奈、毕加索等等。整个展场，一进去就被它撩到。

须知，将世界各国艺术家的作品汇聚一堂进行展出，这在人类发明先进的交通工具和信息传播工具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而现在，动辄数十乃至数百艺术家作品争奇斗艳的国际艺术展、博览会，已成平常态。各种媒体的触角更是无远不届、无奇不有。艺术家面临的竞争压力，非古人可以想象。你不出挑，就等于不存在。理解了这个道理，我们或许能比较容易理解现当代艺术之“怪”，某种程度与竞争力有关。

“怪”不等于急功近利地哗众取宠，否则艺术生命力也不会持久。它还需要持久性、系统性、思想性。譬如“田头超模”陆仙儿，他如果仅仅是偶尔捡些破布菜皮做时装，在田埂上走走猎步，不可能走上国际T台。而是因为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时尚思路和风格，并持之以恒，且符合“有梦想就会成功”的励志价值观。

在全球人民都开了“天眼”的信息时代，艺术家能玩出“怪”来何其不易。一、“怪”是不可模仿的，一旦模仿就不“怪”了。这非常考验艺术家的原创能力；二、在大多数人都见怪不怪的时代，你的“怪”要打动人，感动人，启发人，引起共鸣和反响，学术上还要被认为有独特的建树，更是难上加难。

当我们遇见艺术怪咖时，不妨同时以两种态度对待之：包容点，挑剔点。

『八角笼中』茴香味

◆ 孟渐新

票房数据显示：7月6日上映的王宝强新片《八角笼中》，10天后的票房破14亿。通过影片，都市观众看到了一个未曾见过的世界：故事的原型来自凉山退役军人恩波收养凉山孤儿的“格斗孤儿”事件，艺术作品为了让故事更为聚焦，将收养者背景做了一个调整：一方面增加了情节的曲折程度，另一方面也让故事规避了一些后期的反复——无论是导演个人或是团队建议被最后采纳，都能看出王宝强成长为电影人的思考力、判断力与责任感。

近年来，有将“表达”与“赚钱”作为彼此对立的论调，似乎为了五斗米，必须得在情节表达上“折腰”，在这种时候，《八角笼中》的尝试难能可贵。

首先是主创团队对于电影故事的选择与讲述本身折射了他的思考：在甚嚣尘上的“苦难有罪”网络舆论里，《八角笼中》本质虽然讲的还是那个“草窝里飞出金凤凰”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对于在“以貌取人”的影视界里独辟蹊径的王宝强来说，拥有他人所不能及的讲述站位——“金凤凰”的故事不是传说，而是他过往经历中的一页，甚至连六年前第一部的失利也是这次讲述的铺垫。

因此，他的故事里，小人物们大致都做到了真实可信。流浪儿不是陈词滥调地“衣衫褴褛、狼吞虎咽”，而是横七竖八地趴在碎石岗上等待时亮晶晶的眼睛，是看到新鞋子惊喜雀跃的笑脸，是那个大一些的孩子对外人善意的抵触与狐疑……谈论思考力，并非要将导演拔高为一个思考人生的哲学家，而是从一个艺术创作者的角度来观察，他对真实的刻画是否浮泛于面。得益于自身经历与阅历，《八角笼中》的人物与情节基本让故事内容看起来真实可信。

个人的奋斗与时代的洪流将王宝强推到了如今的位置。因此，在他的执导下，本片没有受太多理论束缚，清新质朴，让观众看到了纯来自东方的价值判断。

久远的中国文化留下一个成语：盖棺定论。告诫后人：只有当一个人入土的时候，才能较为全面客观地评价是非善恶。因而，只有过于年轻的文化才会将人物角色的发展，简略为一条弧线。

这也是为什么影片里没有时下流行的“女性主义议题”，或者“富裕者道德水准高”的新人物套路。这部影片批评那些为富不仁的奸邪（包含了奸商，包含了私立学校的校长），还将矛头指向为虎作伥的媒体，以及听风就是雨的大众，将同情的目光投向了社会底层坐过牢的向腾辉、王凤。忽想到导演来自河北邢台，古为燕赵之地。似乎又多了一分合理性：常说“燕赵多有慷慨悲歌之士”。如果说那些喜剧是作为演员的王宝强谋生的工具，那么这部《八角笼中》戏里戏外都让人看到了这股慷慨之气。

这股慷慨气，称为责任感也未尝不可。14亿票房的背后，是导演让那个值得被讲述的原型故事为更多人看到。更重要的是，他让这股逆境中不屈不挠的野草精神，又一次借电影春风吹又生。信息世界的高速发展与人类心灵的脆弱件生，居高不下的自杀率让人痛心。海内外大量影视作品像是达成了某种共识，在“描写黑暗，暴露罪恶”的道路上越行越远——是否相信邪不胜正成了中西方文化的岔路口。学界有如《新时代影视创作呼唤温暖现实主义》等文章发表，阐释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改变。《八角笼中》在压抑了一个多小时后，终于以苏木的仰天长啸，一扫郁结之气，令人振奋。这声长啸不仅是影片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王宝强导演自己的，令人感动。

影片主题运动——血腥的“笼斗”来自美国。那个笼子的英语是：Octagonal cage，翻译成中文为“八角笼”，却意外和魏晋时引入我国的香料八角同名。有意思的是，作为香料的八角属常绿乔木，又称茴香，耐热、耐寒能力强。医圣孙思邈注：煮臭肉，下少许，即无臭气，臭酱入末亦香，故曰茴香。格斗笼里的性命相搏，如果没有“耐热耐寒”，恐怕只留下一具臭肉。

人给是有了形体外的精神，才能脱离形役之苦。换句话说，也许只有王宝强才能拍出《八角笼中》。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非凡的四季，别样的盛夏

——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重返中国

◆ 芬亦铭

今年的MISA，世界古典乐坛的老朋友们悉数归来。时隔六年多，被指挥大师托斯卡尼尼称为“全世界最好的合奏团”的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I MUSICI）终于重返中国，登台上海夏季音乐节（MISA）。“I MUSICI”意大利语意为“音乐家们”（The Musicians）。合奏团成立于1952年，半个多世纪以来，I MUSICI一直秉承“保持音乐原汁原味”的理念，力求使巴洛克音乐的演奏由浪漫主义风格回归其原貌，成功重现并复兴了消失已久的巴洛克时期音乐，让全世界观众重新定义、认知了18世纪意大利音乐的魅力，由此确立了“巴洛克音乐大使”的地位，成为举世公认的巴洛克音乐权威团体。

翻开当天的节目册，相信所有观众都已经眼前一亮——I MUSICI不仅带来了其“压箱之宝”——维瓦尔第的《四季》，更将呈现威尔第的《四季》（选自歌剧《西西里晚祷》）。在一场音乐会中能够聆听到两位意大利国宝级作曲家的作品，特别是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四季》，对于MISA的观众和广大爱乐者而言实属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幸事。

I MUSICI被称为维瓦尔第《四季》的代言人——是他们让全世界的乐迷对巴洛克音乐，对维瓦尔第和他的《四季》有充分的机会聆听和了解；是他们首次将维瓦尔第的这部旷世杰作录制成唱片；也是他们始终矢志不渝地将演奏这一部作品作为合奏团毕生的使命。截至目前，I MUSICI各个时期录制的《四季》不同版本已发行了8个，销量超过2500万张，不仅创下了全球古典唱片销量纪录，也使该作品成为古典曲目中最著名、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之一。去年3月，环球音乐旗下的Decca厂牌全球发行了I MUSICI最新专辑《四季Le Quattro Stagioni》。在这张专辑中不仅收录了合奏团代表作品维瓦尔第的《四季》，还囊括了由该团特别委约改编的威尔第《四季》的世界首版录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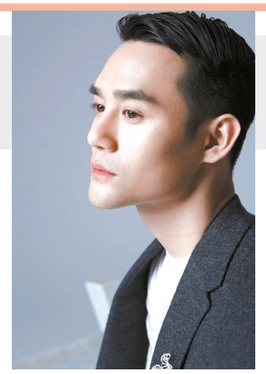
虽有阿根廷作曲家皮亚佐拉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也有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四季》，但真正用音乐最早抒写“四季”的，永远都是意大利人维瓦尔第。莽莽穹苍的万生万物，都有可现的情态。唯有时光的稍纵即逝，那最夜平分的岁月，四时更迭的季节，却无形地运行着，犹若流云逝水，去不复归。但是，时光的无形妙手却在大自然这块有形的巨大画幅上，绘出了自己的四季轮回、春夏秋冬的壮美英姿。四季不仅是大地人间的动人杰作，也是作曲家笔下诱人的题材。《四季》作为最早的标题音乐之一，从形式上看，自然较其他协奏曲显得自由而且不平衡，但这样反而更能表现出巴洛克的特色及魅力，激发出人们对巴洛克时代音乐的浓厚兴趣。值得一提的是，I MUSICI虽然与追求“本真主义”的古乐团相异。为了更好的现场演出效果，经常在音乐厅演奏的他们摒弃了英、德等古乐团使用羊肠弦、小音量、拉直音的风格，改用音量大的金属弦。声音明亮恢宏、演奏诠释更偏现代化。或者说，拥有11把意大利古琴的合奏团更像是一个使用古代名琴和现代演奏技巧的室内乐团，他们在段落处理中、细节把控上有精准的拿捏，确保了每部作品呈现效果的完美。

与大家耳熟能详的维瓦尔第《四季》相比，威尔第的《四季》是相对小众的作品。此次I MUSICI上演的是为钢琴和弦乐而特别改编的版本，源自威尔第创作的歌剧《西西里晚祷》创作的第三幕中的芭蕾场景音乐。《西西里晚祷》是威尔第创作生涯中的唯一一部大歌剧，虽非最为出名之作，但却倾尽了他大量感情。这段乐曲按序分为冬、春、夏、秋，简洁优美、轻快悦耳，具有标志性的舞蹈风格。但绝大多数的观众都会对这部作品感到很陌生，原因在于该作获得的演出机会较少，国外一些乐队在演出《西西里晚祷》时，还会特地跳过这一段。作品中的“秋”一扫秋日的萧瑟，轻灵欢快，柔美的调子与快节奏的旋律交织变化，大提琴的主题激情澎湃，最后在密集的音符中奏响辉煌灿烂的高潮。此番能由威尔第的故乡乐团I MUSICI在MISA的舞台上予以呈现，这样的原汁原味令人酣畅淋漓、大呼过瘾！

非凡的四季，别样的盛夏。意大利人的热情完全融入到了魔都的盛夏，在全场观众的欢呼声中，艺术家们接连返场，一曲演完又一曲！曲终，夜已深，爱乐者们结伴而行，哼着《四季》中的旋律慢慢踏上回家的路，Bravo I MUSICI！我们相约来年再会！

演员王凤凯的眼神

◆ 南妮



在李雪执导的2023年电视剧新作《艰难的制造》中，王凯客串一角：东海集团总裁宋运辉。可见，《大江大河》系列中他的宋运辉一角已经深入人心。

年代戏要让人有“代入感”才会成功。对人物故事感兴趣了，才会认可周围的环境。服道化有点小欠缺小失真并不致命。反过来，所谓的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背景，一切仿得很真，但人物假，故事傻，观众没有代入感，费尽力气演绎的只是塑料戏，一播就是“见光死”。

在《大江大河》《伪装者》中，王凯都成功出演了弟弟。帅气但不逼人，内秀却不孤傲。他就是我们心目中亲切的那个大头弟弟。少时贫困，天资聪明，姐弟情深，奋勇成长。他也是银幕之外的“我们”：参与了这个时代的变化，也在时代的变化中成长。

在电影《嫌疑人X的献身》里，王凯饰演刑警学院教授、探案专家，敏捷机智，眼神摄人。岁月给了他硬朗与自信。2020年的《猎狐》，他再次扮演刑警。大反派刘奕君，老戏骨的表演吸引了更多的关注度。演技的对比与磨砺常常是在对手戏中体现出来。张鲁一“嫌疑人X”的阴郁与复杂，衬托了行业领袖王凯的明净与霸气。一阴一阳的对峙，待剧情最后反转，在黑白阵线边缘，两位都流露昔日同窗好友之旧痕与情迹。王凯还是最适合演感情戏的。

2022年年底播出的《向风而行》，王凯饰演飞行部副部长。行业剧加爱情戏。许多网友赞王凯“穿飞行员制服帅呆了！”霸道总裁与美女的套路故事，缠来绕去的误会法，将看“飞行剧”的新鲜感一点点消耗掉。如果40集变成20集，哪怕有“男主的房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租给了女主”这种超低概率事件的存在，那收视效果要好得多。王凯的表演分寸感好，特写经拍，眼神细腻。他让你相信，他就是那个外冷内热、严苛自律敬业到有些“固执”的顾南亭。

语言细腻是好作家的标志，眼神细腻是好演员的标志。欢乐就是一道光，简单。而悲伤，瞬间胯起，层层跃动，拐弯抹角，丝丝缕缕，失落、忧郁、自责、压抑……人物当下的心迹打动你，你会关心他未来的命运。理解他，同情他，然后再猜测他，观望他。陈道明、刘奕君是眼神细腻的演员，年轻的易烊千玺也是。

近70集的古装剧《清平乐》，不知道有多少人坚持看完。王凯从宋仁宗的青年演到老年。老年的形象也并未衰朽。与周围几位同他一起生活共度岁月的后妃相比，只有王凯的形体与眼神体现了“时间”这两个字。

童瑶因为扮演《大江大河》中宋运辉姐姐宋运萍而获得第30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演员奖。王凯的戏份很多但并未得奖。往往有奉献精神又意外死亡的角色、一般趋于人生人性极端境地的角色，容易进入评奖范畴。所饰人物获得关注度与热度，这是一种无形之奖。《大江大河3》要播出了。宋运辉，仿如看电视的你我他，普通中有着不普通，且看他新的人生，新的感情。